

小小说看台

钥匙

刘平

王宽贵两口子喜欢周末睡懒觉。这天,上午十点过刚起床,突然响起“笃笃笃”的敲门声,王宽贵下意识嘀咕一句:“谁呢?该不会是妈吧?”门打开,果然是老母亲。王宽贵心里念叨一句:“妈咋又来啦?”但他没说出,赶紧接过母亲手里的东西。

母亲拎来一些蔬菜,还有一只杀好的鸭子。

地里的瓜果蔬菜熟了,鸡鸭鹅肥了,母亲来城里的次数就多。好在老家离城里不远,坐车半小时就到。以前父亲还在世的时候,两个老人一起来,他们来一次,王宽贵家的冰箱就塞满一次。三年前,父亲去世了,母亲就一个人来。

半个月前母亲刚来过,拎来一个南瓜和三十多个鸡蛋。

王宽贵看着那只肥硕的鸭子,说:“妈!有啥东西您都给我们拿来,您自己吃呀。”母亲笑了,说:“喂了那么多鸡鸭鹅,一个人咋吃得完?”顿一下,又说:“叮叮喜欢吃肉,弄给他吃。”王宽贵妻子说:“妈!您总想着您的小孙子。”母亲说:“也想着你们。”

歇一阵,母亲像想起了什么,从衣服口袋里摸出一样东西来,是一把黄灿灿的钥匙。似乎是怕弄丢,还特地在钥匙孔上系了个红线扣子。母亲把钥匙递给王宽贵,说:“家里大门锁芯坏了,换了新的,这是新钥匙。”王宽贵嘴里“喔”了一声,接过钥匙,放进衣柜抽屉一个小盒子里。

小盒子里已经有四把钥匙了,都是新的。有三把是父亲还在的时候和母亲一起送来的,今天,母亲又送来一把。

老家每次换锁,王宽贵家都会有一把新钥匙。

王宽贵已记不得老人第一次给他送来钥匙是哪年了,但当时的情形他至今记忆犹新。那次,老家大门的挂锁换成了暗锁,两个老人专门来到城里,可当母亲把新钥匙递给他时,王宽贵说了一句不知深浅的话:“爸、妈!反正我们每次回去你们都在,这钥匙拿着也没用。”母亲一听这话就有些生气,说:“你们是我们的儿女,咋能没

有家里的钥匙呢?”看着母亲脸上异样的神情,王宽贵才突然明白,在老人心里,钥匙就是家。拿着老屋的钥匙,他们一家子就有两个家,一个在城里,一个在乡下。

从此,老人送来钥匙,王宽贵再也不说那样的话了。

吃过午饭,母亲就要回去。王宽贵和妻子都说:“妈!住一晚吧。”母亲说:“不回去,屋里那些鸡鸭鹅咋办?”王宽贵知道留不住母亲,就送她到车站。扶母亲上车,王宽贵说:“妈!我们国庆节回去看您。”母亲说:“好。”笑得很开心。

再过一个多月,就是国庆节了。

临近国庆节的时候,王宽贵和妻子已做好了回老家的准备,给母亲买了一件衣服、一双鞋,还有一些别的东西。可没想到的是,国庆节的前一天,突然有同事相约聚会、朋友邀请喝生日酒、儿子叮叮早就吵着要去游乐场玩,还有自己的一些事情要趁假期处理……一算,这个假期就安排满了。没办法,王宽贵只好给母亲打电话:“妈!事情太多,国庆节我们不能回去了,另外抽时间回去看您。”

母亲说:“你们的事情要紧,回不回来的没啥。”

放下电话,王宽贵心里也像放下了什么东西。

国庆长假第一天,王宽贵一家和同事一家在郊外山庄玩得很开心。下午两点过,王宽贵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,说她来城里了。王宽贵和同事告别,叫上妻子,赶紧开车往家赶。到了,发现母亲一个人孤零零蹲在门口。旁边是一袋蔬菜,还有一只宰好的大鹅。

“妈!您啥时候来的?”王宽贵问。母亲站起来,说:“刚一会儿。”她没有告诉儿子媳妇,她已在门口等了近两个小时了。她想儿子媳妇忙,就一直没打电话,实在没办法了,才打的。

母亲手里拿着一把钥匙,脸上一副茫然,说:“半天也打不开门,我还以为走错门了……”看着母亲手里的钥匙,王宽贵心里突然涌起一阵愧疚。那把钥匙是他们刚买新房子那年给母亲的,去年换了锁,咋就没想到给母亲一把新钥匙呢?

不仅是生活保姆,而且也是学习保姆。到公园困了,可随时展开成一个“封闭”的休息室……

弄得小区的大爷大妈各种羡慕,于是智能保姆成了小区保姆界的众矢之的。趁人不注意,保姆们齐了心,要砸烂智能保姆。

大爷大妈也想,没了智能保姆看苏大妈还神气不?

没想到,苏大妈却将他们告上了法庭。因为,智能保姆虽然烂了,但有个装置将他们的保姆的所作所为全部记录下来,有的大爷大妈朝智能保姆吐口水的画面都没漏掉……

大爷大妈们彻底低下了头。



清晨 许双福 摄

美文|阅读

乘车随想

风凝

生命,当真是一种很神奇的东西。儿时乘车,我总是小脸蜡黄,吐得一塌糊涂,闯鬼门关般煎熬,一路靠在奶奶的肩头才能强忍到终点站。如今,奶奶不在了,那个晕车的我竟鬼使神差般迷上了乘车,尤其是走走停停的班车。

在后座上,择一临窗的位子,或向阳,或背阴,全凭运气,随遇而安。后座通常比正常的座位要高出一截,视野比较开阔。在这里,你能清楚地看到有人上车,或大包小裹,或轻装上阵;也有人下车,或结伴而行,或形单影只。无论如何,在短暂的行程中,车里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真正要去的地方。

记得有一次乘坐班车,车子里坐满了人。前排的一位大姐,也许是太过

疲惫睡着了,整个身子向过道里倾斜了过去,坐在过道对面的乘客立即用双手托住了大姐的头部。大姐瞬间清醒,没有道歉,也没有致谢,而是不好意思地笑了。坐在后排的人们都看到了,不多言语,也都跟着勾起了嘴角,仿佛并未看到大姐的窘态。这一幕,深深打动了

我。那一刻,觉得这世上所有的阳光都汇聚于此,光芒万丈,温暖无比。车子在漆黑的柏油路上行驶,不管朝着哪个方向,沿途都会出现数不尽的风景。可能是桃李杏桑,松柏榆杨,炊烟袅袅的小村庄,也可能是高楼大厦、车水马龙,烟尘滚滚的大都市。望着疾驰的车辆和步步后退的行道树,还有一闪而过的街角小店的牌匾,又或者是路边卖土特产的衣着朴素、满脸皱纹的小摊贩,思绪总会被拉得很远,也很远。就像

穿越了时空隧道,迎面而来的一切,熟悉又陌生。也许,家就在前方,每一次颠簸,都让回家的心跳加快一拍;亦或是,家就在身后,每一个转弯,都让心中的家乡模糊一分。

闭上眼,感觉有时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原点,有时又奇迹般地发现自己居然走了那么远。直到红绿灯切换,车子被拦在了防护栏外,睁开双眼,列车道口早已被大大小小、各种各样的车子塞满。我知道,列车快要进站了。记忆中的绿皮火车总是晚点,它所演绎的是一种慢生活,是一种即便忙碌也会静心感受沿途风景的生命姿态。终于,它如年迈的蜗牛,缓缓驶来,又缓缓驶去,消失在视线。绿灯,再度亮起。就这样,班车走走停停,一直朝着我们想去的方向。

爱尔兰说

汤仕雄

生在深山幽谷中,不因清寒而自贱;冰清玉洁尘不染,一身傲骨亦挺然;高贵典雅真君子,朴实无华之典范;历经风霜日头晒,独自芬芳花自开;不与百花争春艳,只留清香在人间。

去年春节在朋友处求得一盆含苞待放的春兰后便爱上了兰花,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便成了网络直播出售兰花的常客,每当聆听主播的介绍心里就痒痒的,那诱人的兰花品种目不暇接,更是勾人心魂,于是在忍无可忍间花掉了数千元,购买了10多个品种,由于囊中羞涩,加之家中摆放受限才就此打住。

我边买边栽边学习,了解兰花的习性和适宜生长的环境,不断积累经

验。为了给兰花一个温暖舒适的家,我购买了透气性较好的植料和紫砂盆,经过浸泡蒸煮消毒后再栽种,为兰花营造了良好的生长环境,特别是夏天的管理更是贴心呵护,定期消毒杀菌。精心的培育换来了一片生机盎然,每当看到她们花枝招展,带来缕缕清香时,所有的辛苦都烟消云散,莫大的成就感油然而生,就连卖兰花的老板看了后都夸道:“兰花跟着你好幸福”,我也真切感受到了一份付出一分收获,累并快乐着的真正含义。

兰花之美,除了开花时可以赏花闻香之外,她的枝叶更是一季四季可赏,有的兰花本身就带先明艺,时而光

彩夺目,时而晶莹剔透,时而叶姿飘逸,时而傲视群雄,时而含苞待放,时而花枝招展。家中放上几盆兰花,一下子档次提升、雅致十足、贵气满屋。当你走进茶室沏上一壶清茶,品上一口甘露,伴随着兰花飘来的缕缕幽香,让人欲罢不能,欲醉欲仙,好不惬意!

要说什么是兰花的灵魂,在我看来那就是兰花的香味,没有任何一种花香能与兰花的香味媲美,浓香也好,清香也罢,幽香亦然,都香得那么纯粹,香得那么自然。当你经过兰花盆时,飘来的一缕幽香沁人心脾,让你寻踪觅闻,不舍离去,但你走近闻之却又似香非香,这就是兰花的神奇,这就是兰花的灵魂。

正值荠菜好时节

林钊勤

说到野菜,你可能会想起香椿、榆钱,以前的小学课本就是讲的这些是美味野菜。可是这两种野菜在潮汕很少见过。但潮汕也有野生的荠菜,有点苦味,没北方的好吃,所以当地吃野菜的人很少。

荠菜,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,春季开白花,果实为短角果。茎叶嫩时可口,全草具备一定的药用价值。荠菜含有粗纤维、维生素B、维生素C、钙,蛋白质含量相对较高。故有俗语称“三月三,荠菜当灵丹”一说。

听母亲讲,她小时候饥荒时,荠菜和米再滴上几滴猪油,等熬成荠菜粥的那一刻,屋子里飘香四溢,大家都馋得直流口水,兄弟姐妹们赶紧用勺子舀一勺来尝一下口味,不禁啧啧称赞味道很棒!

我在北京安家后,孩子们生在这,也爱吃这里的東西。朋友送过我一些荠菜,让我回去包饺子,还说荠菜饺子是他老爷子最爱吃的,他的祖母、母亲一直以荠菜水饺待客。每年仲春时节,奶奶就带着孩子们到野外去挖荠菜、摘树叶、寻觅各种能吃的野菜,加上杂粮薯片当主食。

我把水灵灵的荠菜带回家后,一棵一棵仔细挑拣,冲洗干净后扔进开水锅里烫一下,捞出来,剁碎,和肉馅、姜葱搅拌均匀,放少许盐,用来包饺子,全家人都爱吃,一个个吃得津津有味。

从这以后,在北京生活的日子里,每年的阳春三月野菜香时,我隔三差五买一些荠菜,挑一些嫩茎叶或越冬芽,焯过后凉拌、蘸酱、做汤、炒食也行,老一点的就拿来包饺子。如今,吃荠菜却是品尝一

种珍馐,因为荠菜的价值被很多人发现,不仅仅美味而且营养、药用价值都很高。所以近几年,荠菜也变成了餐桌上的美味佳肴。

荠菜入诗,最早见于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《诗经》,其《邶风·谷风》篇中有“谁谓荼苦,其甘如荠”的诗句,足以证明人们食用荠菜的历史源远流长,古人早就知道荠菜味道之美了。如大文豪苏轼、爱国诗人陆游、南宋词人辛弃疾以及齐人卜伯玉等人都有写过赞美荠菜的诗词。

又是一年芳草绿,春在溪头荠菜花。迎着和煦的春风,沐浴着明媚的春光,品味这些古诗词,字里行间仿佛飘出一股浓浓的荠菜香,陶醉的不仅仅是我的味蕾,还有一颗奢望品尝荠菜的心。

寓言|故事

苍蝇与蜜蜂

(外一则)

孙光礼

一只苍蝇经过一番精心粉饰,把自己装扮成蜜蜂的样子,装模作样地跟在一群蜜蜂后面,想趁机混进蜂巢偷蜜,谁知道还没等靠近蜂箱,就被站岗的蜜蜂卫士赶了出来。

苍蝇大叫大嚷道:“你可要看清楚了,我是一只蜜蜂啊!”

蜜蜂卫士斥责说:“别装了,隔老远我便嗅到一股粪臭味,所以,不用看长相,早就知道你是啥货色了。告诉你,我们蜜蜂只会蜂巢和花丛之间飞行,身上不会沾染上粪便的臭味!”

蜣螂与蚂蚁

蜣螂人称屎壳郎,它们一生都在

草原上辛勤劳作,不管什么时候,只要看到草地上有粪堆,它们就会将其滚成球状,然后把粪球推到自己认为安全的地方藏起来。尽管大家对此褒贬不一,可是蜣螂仍然我行我素,每天都在不辞劳苦、夜以继日地工作着。

一天,一只蚂蚁看到蜣螂又在推粪球,便迎上前去拦住它问道:“我说蜣螂啊,大草原上的物产如此丰盛,你们干点儿啥不好,为什么偏偏喜欢滚这些粪球呢?”

蜣螂一边推着粪球一边说:“虽然草原上有很多事情可以做,但因为从事的这项工作,可以使草原更加洁净美丽,所以,我感觉这是

一件挺有意义的事情。”

蚂蚁一脸不屑地对蜣螂说:“哼,滚粪球有啥意义?要知道你们整天跟一堆堆又脏又臭的粪便打交道,这是一种很卑贱的职业,根本就不值一提。”

蜣螂却非常自信,反问道:“难道你就没有听到人们都赞誉我们是‘自然界清道夫’吗?所以,职业只有分工不同,没有贵贱之分。只要能让更多草原更加清新,我要一直把这项工作做下去,这样,总比到处挖洞、啃咬草根要好得多!”说完,又推起了粪球。

蚂蚁讨了个没趣儿,怏怏不乐地走了。

走向故乡

仲彦

影子在侧面
和石板路,相互照应
脚印的左方
是泥土开启的思考之门
右边,是和故乡交换现实生活的台阶
风一程,雨一程
暗暗通向生存之秘,和乱码中心

哪怕低低地伏在地上
仍然听不清山涧,苍老的回音
那粒灰尘,最终还是
背不动年龄了
回家的心情,才会死心踏地
变成故乡
这么多年来
做了时空的漫游者
还是跨不过
脚下的影子和故乡
身边的每块石板

汗水流淌
洗涤留下的泪痕
模糊,再模糊,却不想闭上眼睛
甚至把脊梁,扛得,弯了再弯

诗|笺



走向故乡

仲彦